

當薄薄的郵票與郵花，落實地貼緊
胸，子夜，思念，思念遙寄回四
年前……

一九八一年七月十五日

故鄉

該把這片土地上的夕陽與彩霞，收割在
遊子的行囊裏，縱令天涯海角，夢中也由
得你翻檢這份來自故鄉，常流在血裏的繫
屬。來年，如果有幸客問寒梅著花，就回
贈他們這一夕的金黃吧！

一九八一年七月十七日

日月潭

是一場粉黛與陽光的戰爭。
當驟雨同雲霧的手，出入於潭水和遠山
之間，遂渾然不知是雲為客，山為主？抑
山為客，雲為主？而湖在山間，山環湖上
，陽光溫婉的手輕悄悄地挪移，愛撫明湖
以一洩波光粼粼，站在慈恩塔上的我們，
突然覺得明湖妙自舒展，這才恍然，不是
我們看明湖，而是明湖看我們了！

一九八一年七月三十日

書卡，A

墨色帶醉意七分，如果以醉磨墨，那麼
你桌前，斜倚青燈，正待入夢的詩，也該
有李白千古的笑意，為你輕譜一曲松風長
歌，陶然忘機了。

一九八一年八月十四日

同學會，B

如果未來可以預支，那麼，思維就不該
被放逐到十年、二十年後。
子夜，揮別，不忍裏總要相見此夕，想
見來年——少年易老學難成，一寸光陰不
可輕，未覺池塘春草夢，階前梧葉已秋聲
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的警語，聽
慣了，只有一種無助兩種無奈。縱此夕話
別，也不曾有太多的思緒去牽引這三條線
索，讓他們同昨日一起，喚醒自己的執迷。
也許吧！歲月這種流質太難嚥了，而子
夜的風裏有更多的瀟灑與超然，陪我們的
年輕，慢慢地走在羅斯福路上，直直地接
向遠方的羅斯福路上。

一九八一年九月六日

A，成功嶺，A

這會兒，鳳凰木無故要榨取我骨子裏僅
存的一點畫趣，也不怕西天那塊大畫布被
我傳染了貧血，再沒有落霞，再沒有孤鶩。
一九八一年九月六日 A，成功嶺，B

向晚，在枝柯南指的鳳凰木下，總要暗
暗愛撫上衣左口袋裏，那一顆順服，認命
的鳳凰木的種子。夢芸，嶺上的鳳凰木，
中夜總要冰結顆顆暗褐色的淚珠，且在我
夢的軌跡裏，慢灑寸寸的相思了。

一九八一年九月六日

B，介壽台

看滿天飛舞的蜻蜓——飛舞得很故鄉的
蜻蜓，在介壽台前凍結的綠色的湖泊上，
輕移一息點水的舞姿，且編織介壽台上空
朵朵文色的雲彩，要我們淹沒在他們的人
海戰術裏，一個個都被漫天飛舞著的鄉愁
給俘虜了。



思華

一九八一年九月十二日 中秋
月光和心緒，在連集合場上排演整夜的鬧劇：

連長的鼾聲

輔導長的脚步聲

棉被滑落聲

輔導長的脚步聲

連長的鼾聲

白居易和另一個人——短髮，鼻樑上一副鎢絲邊眼鏡，一張秀美斯文的臉和一雙北眺的眼——同聲的歎息：共看明月應垂淚，一夜鄉心五處同。



一九八一年九月十五日 行軍

向晚，步小徑細長的身材，在我們的腳下，慢吟一闕行路難。遠方，台中市的燈火接向西天，化作一片火紅的西天，此間的星子，也一顆顆地睜開眼睛，紛紛向西邊仰望。

一九八一年九月十九日 考試
下午兩點。旅集合場，長方形。

監考官的眼神，我看不到。

旅集合場的腰部，陸訓學生思華的塗板上、陽光、汗水、墨水和一堆堆方形符號的混戰，方興未艾。

監考官的眼神，我看不到。

一九八一年十月二十五日 金山
夜裏，雲老指著獵戶。我說，雲妳不可愛。山下的燈火無數，妳卻偏心愛那獵戶，而這金山的營火簇簇，也不亞於他的腰帶的亮度。可是，妳堅持說，山下的燈火已經充滿和樂，而獵戶，在寒冷的天空裏，孤零零的，需要更多的關注。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十五日

流水依舊逐流水，風依舊追著風，彩霞依舊貼著彩霞，日子總是這樣過著。
午后，車子從竹湖邊經過，湖面上洩波光亮麗若魚鱗——這冬日的太陽的手，竟也能畫這幅廿世紀動人的中國山水。可是，右手邊那傢伙為什麼無動於衷，懶洋洋地卻似夏日的風？

風城的十八尖山上，也許真的少了點什麼吧？

我說不出來！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BLUE
和BLUE交往，是年少時停在半空中的憧憬。

常常，BLUE和哲思一起來看我，看我和桌前一燈如豆：

「嗯！你是沒有經過風浪的人，為什麼總會想見滄海水，巫山雲呢？」

「也許是和你在一起太久了吧！」

「那麼，星海該在你的胸中的！」
「嗯……」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天狼星
這一夜，我真的相信，夢芸，一伸手便可以摘下天上最亮的一顆星星。

新竹的夜空裏，用光線劃弧原本就是他的權利。當他的腳步，踏子夜鋪滿一地的星光，輕悄悄地向西挪移，經過妳我夢的緯度時，便也細細啜飲夢中積藏的思緒，且撥弄滿天的聲浪向妳我結實的海岸沖擊，而我們的帆張得正星海，航線畫向圓弧的邊緣。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G

兩公里外的郵局，同過往的回憶，這時候，在雨絲密織著的迷茫中，都來到我和G的面前。

年少時，從未想見，新竹此時，竟也能共有這一層淋漓和痛快，可以作此夕懷想的泉源。而當薄薄的郵票與郵花，落實地貼緊胸口，子夜，思念，思念遂寄回四年前，且一頁一頁地翻讀，G，你的摯切與厚實了。

——在隱居的心境裏，山帶智慧，隱現空靈與玄秘，海的沈默則更深了。

一九八二年一月二日 生日蛋糕

那時候，母親的手上是一塊生日蛋糕，而我的眼睛讀著母親進入中年後的孤寂。

迅速地，霧來窗裏讀我的眼睛。（向陽）

小時候，從不會用心去認識「皺紋」這兩個字。老師要我交作業，我交出去的是兩行橫躺在方格裏的符號。現在，老師不要我交作業了，我的心卻被母親眼角的魚尾紋填滿了。小時候如果有知，該希望自已永遠不長大，永遠只讀課本上的皺紋，而不是母親臉上的皺紋。

一九八二年一月十日 呈

交大。城池。

中夜，仗劍的俠客，獨立。

一道流星畫過東邊的天空，劍的尖端遂誕生幽藍的清光，從台北到新竹，一洩廿載的孤獨。

而竹湖鏡明如月，風搖燈影，孤鶴猶獨自憑弔時流東去。

一九八二年二月六日 夢芸，A

復興號南來此刻有春天的風采，嘉義飄飛的裙裾也隨妳臉上的紅暈，演成火車站前一地善於等待的，二月的陽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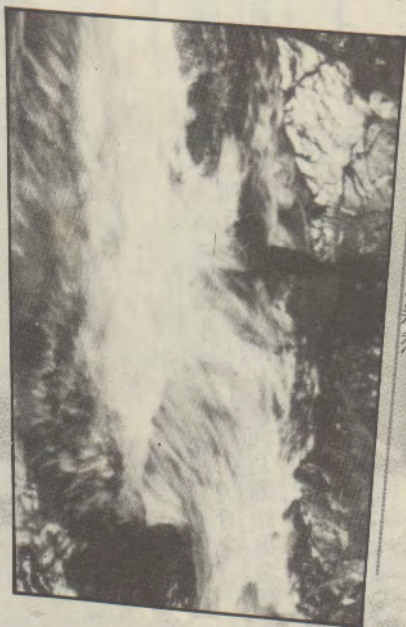
一百八十三天細細一條相思的路，對我們的年少而言，毋寧是一種奢侈；兩個小時中山路慢步午後的溫存，笑語遂紛紛延長成夢裏微微的呢喃與呼喚。夢芸，此刻的我，多希望是你窗前伴讀的星子，中夜也能垂視妳的凝眸尋思，且輕聲在妳的耳旁，細讀雲鬢三千，細讀雲鬢三千……自別後，憶相逢，幾回魂夢與君同，今宵膽把銀缸照，猶恐相逢是夢中。

一九八三年二月十一日 木棉

有時候，款款的思緒總要隨木棉此刻火紅的腰身流洩一地，燃燒與發光遂成爲一種上昇的慾望。這才明白，詩意只能星子，溫煦卻是春陽了。

一年的晨昏，朝陽和彩霞，伴讀多少葉綠葉黃，而一片片樹葉多像無數個守候妳窗前的我，夢芸，無時無刻不掛念早春的一身火紅和妳的第一聲驚蟄，且抬頭期待妳的凝視我的春雨，灌溉一季接一季的絢爛。

而木棉是善等待的，即使此刻夜裏，也癡心地點起無數的燭火，等待妳的身影，妳的腳步，橫渡黑夜的國土，提燈來到我的身旁，爲我慢吟一夕李易安：獨抱濃愁無好夢，夜闌燈花弄，幾番回首，幾番凝眸，從今又添一段新愁。



一九八二年三月五日

梅竹，趣味競賽

那時，你們褲縫上三道白色的線段，正努力編織清華向晚的天空，而鼓聲咚咚，而鼓聲咚咚。

那漢子也坐著，流淚，盤膝在落葉的走廊下，

像剛果荒堡的戰士

(楊牧)

當清華的吶喊與喘息，跌落在草坪的彼方，我遠遠遠見九天前風雨中的步伐，堆滿此刻不再發光的草地，用一種惹人愛憐的手勢，輕輕呼喚我跟眶上滴圓的淚珠……

三月，清晨用冷峻陪我們二十歲的年輕和步伐，踩著風城早春雨聲的節奏。我們清楚，我們腳下的草地也清楚，當梅竹的使命召喚我們的汗，我們的血，等待就住進我們的左心室，要我們在第一聲春雷中，擊舉起交大光明如炬，永永遠遠的薪火，為每一位交大人，在橢圓形的軌道上，點亮一盞盞前進的燈火，且在三百六十度白雲共星空下，緊緊繫屬一顆，唯一的一顆，交大人的心！

一九八二年三月廿四日

印度櫻花，這一天，牽住木棉沒有血色的枝桠，湖岸上，紛紛向我們這一群過客亂拋媚眼。夏天，夏天遂在我們的身後猶豫起來了。

一九八二年四月六日 山與海

山與海的波動，在隱居的心境裏，山帶智慧，隱現空靈與玄秘；海的沈默則更深了。



一九八二年四月十五日 A

獵星計劃，雖然，夜無限延長，而我們在位能井的腰部……

一九八二年四月十五日 B，圖書館敬禮

圖書館敬禮

星子是遠航的船

二十六個字母也列隊

成二十六面彩色的旗幟

遠遠地招手

向站在母艦上的弟兄們

敬禮 圖書館

敬禮

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九日

月牙兒

那年，妳說，月牙兒可以擺渡很多鄉愁，即使是廿載的相思，也由得她慢慢地戴向西方。昨夜，回憶陪我造訪妳，妳又記起父親……

記得父親喜歡唱搖籃曲，而我的搖籃高高地掛在天上，用月牙兒那麼美的晶瑩的水晶做成的。而父親的愛更高了，因為父親的手總摸得到我的搖籃。可是，妳問我：

為什麼這會兒月牙兒再不能把父親的愛渡到我這邊來了呢？

一九八二年六月十七日

南天，巨蟹蜿蜒，作頭東尾西狀。這時候，不該把牠養在南天上的，因為

新竹的風彷彿還在唱春天的歌；我的行板裏，也還不曾出現盛夏的第一朵新荷。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日 愛，A

夢芸，愛是應該的，可是，原諒我，原

諒我不能隨便把愛掛在口頭上。在學會隨時隨地反省自己，體諒對方以前，我們都沒有權利說愛的。

一九八二年八月二十六日 A，火車

那人忍不住要割腕了。因為，當他在一個名叫故鄉的地方走下火車後，方才發現，那已然駛遠的火車，迅速移動的風景，才是他的故鄉。

一九八二年八月二十六日 B，七夕

昨夜，你和你的瀟灑傲岸，造訪我於夜的江邊，且挹注我款款飄逸的劍氣：

鵲這種鳥類是很瘦弱的，

你說：

而七夕卻是喝酒的好時候，就只天邊半輪月杯，便夠你一鐘相思加一夕鄉愁，長醉不醒了。

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日 颱風，肯恩

那時，綠豆湯失去了體溫，我的餐盤沒半點血色（竟然沒半塊牛肉）。向西北飛奔的雲朵——那位大姑娘嗎？你的裙裾恁的好看！——再不理會小紅帽的招手。而入夜以後，關於羅紗這回事，怎麼會這麼着就忘了呢？

一九八二年十月二日
月夜裏停電

那最好，

可以洗一身月光

一九八二年十月三日

那時候是多情的風，貫滿我青青的衣袖。年少仗劍的日子裏，紅袖紫巾只由執袴揮霍。風搖燭影未盡的夜裏，也只認妳的顧盼是子夜的星子，眷顧我一如每一位夜行的歸人。

此刻，露宿他鄉，夢裏多風的夜裏，卻閃現妳多情的凝眸。夢裏子夜夢的肌理，且幽幽囀唱妳的無題錦瑟。哎——我的長劍竟也泫然了。

我不是歸人，是個過客……（愁予）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夢芸，B

數那與窗玻璃邂逅的雨滴，叮叮咚咚，遂數出冬天的腳步聲來了。

多少雨草淒淒的夜裏，圖書館地下室，數人寥寥，尤如寥寥翻動扉頁的聲音，總會伴我的孤單，獨對此方變幻的夜空同時日的匆匆。而昨天晚上，就是昨天晚上，順手去翻那本日記的藍，夢芸，夢芸竟從淺藍色的扉頁裏，滑了出來！

一九八三年一月十六日 霧，A

中夜，霧的溫存，輕輕掩上這一片已然沉睡的土地。思緒無端，總覺遠遊的意念已然化生成眼前的朦朧，在夢的腳步裏，投射出妳門前的山山水水，以及，妳的倩影無數。夢芸，霧果能傳神，朦朧裏，輕衫寒意透幾重，只是抬眼望過，山山水水，奈何，奈何繡鞋細如鉤。

——回憶的彩色顏料，接現實這種水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八日 夢芸，C

好久沒發脾氣了，卻又老看不慣那人摧殘圖書館中，那架有着美好藍色腰身的電話機的姿勢，於是，那人遂因我的憤怒而默然了。就在此時，此時中夜，一波接一波，抗議的聲浪，瞬間將我推倒。哎——夢芸，那架藍色電話機的緘默，多像妳的無言，在此刻多風的夜裏，默然凝視我的冷酷：

恨那時錯認冤家，說盡了癡心話

一九八三年四月十三日

春天

春天最愛賣弄：

用野乍醬塗滿七舍背後

粉紅色的草坪

任杜鵑亂唱行板與嘲笑

而印度櫻啊！印度櫻，

妳的夏天在哪裏呢？

一九八三年四月十四日

漢雲，照片

「思華留念：

回憶的彩色顏料

摻現實這種水

漢雲

一九八三、四、十二

我湮沒了勇氣，再去翻看背面的漢雲了。



一九八三年四月十七日 校慶

從中正堂走出來時，雨停了，圖書館的

鐘樓上，斗大的四個數字——11：20，在款

擺的木麻黃的枝椏間，放射着淡淡的黃光

。行政大樓上，一個大氣球，無知地在風

中搖擺。氣球的下面，直幅的塑膠布條上

大書着「歡迎校友返校」。校門口的校碑

，十五公尺高的大漢。碑上古銅色的校徽

，默默地遠眺向遠方的山色青青水藍藍，

以及，隱約在霧中，朦朧的新竹。

走在水漬斑斑的環校道路上，蔣彥士的

黽勉，校友的豪語，依然耳畔。行政大樓

前，自動搬運車細小的身材，外人羨慕的

眼神，同學們的嘩笑，隨着仲春的微風，

不斷地飄向我脆弱的眼簾與耳鼓。一份支

撐不住，原本遠遠淡淡的想法，突然驟雨

般向我襲來——交大夠大了嗎？二十五公

尺高的鐘樓看一地迷迷濛濛，地圖般的新

竹，夠高了嗎？



有時候，總會想見東坡的一生，想見東坡的月：

暮雲收盡溢天寒，

銀漢無聲轉玉盤。

此生此夜不長好，

明月明年何處看！

——匆匆裏，該有更多上與古人的安慰吧！